

戴明贤作品系列

戴明贤 著

茶之味，
微涩、
稍苦、
回甘，
正像人生之路。

茶味 行役



父亲的国子

秋千

丝线浮雕

裁缝师傅

僧尼

走在乡间道路上

莽梵净

老幼冲茶

小儿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茶味 行役



藏明贤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茶味行役 / 戴明贤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02-010492-5

I. ①茶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5211 号

责任编辑 杜 丽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6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375 插页 3

版 次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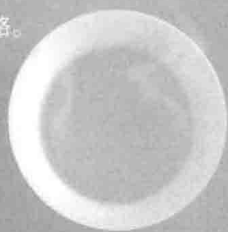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978-7-02-010492-5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茶味
行役

茶之味，
微涩、
稍苦、
回甘，
正像人生之路。



我相信我日夜夜的贫穷与富足，
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。

博尔赫斯

前言

这是我在《安顺旧事：一种城记》（初版名《一个人的安顺》）和《物之物语》两种系列散文之外的一部散文集。这些短文虽系陆续分散发表，却是自己从少年到老年的一编“行状”，正与那两种相辅相成。那两种多写我观察中的人和事，以别人为主；这一种多写我亲历的人和事，以自己为主。合起来就是一个较完整的人生记录。

我的人生道路很平淡，虽也有乐有苦，但在大动荡（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政治运动、改革开放）的时代背景中，不过是一点微不足道的“茶杯风波”。从家门到校门，一个偏科生；从校门到

机关门，一个奉公守法的小职员和力不从心的文学青年；在大小政治运动中，一个胆战心惊的观众。“大跃进”造成的大饥馑中深入农村，接受了刻骨铭心的人生一课。“文革”发作时已下放乌蒙大山做中学教师，得以选择坐山观虎斗的逍遥派。后来回到贵阳，开始滥竽剧团，后调文联编刊物，做组织工作，直至退休。幸逢太平盛世，退休后自适其适，得其所哉。盘点一生，甜多于苦，是古谚“庸人有庸福”的一个标本。

既将散篇编为整体，乃对旧文进行了一番文字梳理，标题也加以调整，并补写了几段填补空白的文字。

我不吸烟，酒可有可无，只有茶，喝了几十年。茶之味，微涩、稍苦、回甘，正像我的人生之路；做了几十年工薪族，所写种种人事，多属出差所见闻，故以《茶味行役》名集。

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草于适斋晴窗之下

戴明贤作品系列

目 录

1 / 父亲的园子	293 / 织金看洞
9 / 后门的秋千	296 / 花溪寻梦
13 / 母亲的丝线浮雕	301 / 格凸河看蜘蛛人
17 / 裁缝师傅和维纳斯铅笔	309 / 鲍屯迎汪公
22 / 在我家寄宿的僧尼	316 / 徜徉明清门巷
32 / 亲历天地翻覆	324 / 去大理过年
39 / 小车站一瞥惊鸿	343 / 到文庙吃茶
45 / 吃草根树皮	353 / 斋名志流年
49 / 三岔河纪事	
56 / 滥竽乌蒙教席	356 / 后记
63 / 结缘乌蒙学子	
72 / 惊艳乌蒙杜鹃	
76 / 闭门自作茧	
86 / 借屋檐躲雨	
98 / 赤水河纪行	
	106 / 猴场听传奇
	120 / 北国看风筝
	127 / 大院的记忆
	138 / 雨夜听竹琴
	145 / 会稽思量禹
	151 / 走在乡间道路上
	155 / 闯入梵净山
	163 / 夜雾篝火说蛇
	170 / 陪大师观绝技
	182 / 海滩淘石
	186 / 格拉茨纪事
	259 / 东线之旅
	277 / 亲近瀑布家族
	282 / 舟入蛟龙窟
	287 / 诗漂溱阳河

树木花草，我都喜欢看，但以“不求甚解”为宗旨。好看就够了，不去深究它的名称、品类和习性。印象中久踞不去者，还是小时候在父亲的园子里看到的几种。那时候园是新园，人是小孩，相对都新鲜。

有一种盆栽小花，叶子像荷叶，碧绿肥厚，花作金红与墨红交晕，还有许多纤细脉纹，非常艳丽，母亲叫它金线莲，大约是旱莲一类。夜来香沿径栽了一大片，黄昏开始展瓣吐香，香味越来越浓烈。另有一种也在夜里开的草花，花只四片，莹白如雪，展开就成了一轮明月。白天花瓣收簇，背面有隐约的红纹，像毛细血管似的。香不香不记得了，纵然香也极淡，不像夜来香那样喧嚣。两个姐姐和我特别爱它，就叫它月亮花。



· 母亲和姐妹们在父亲的园子里

读永井荷风的小说，见“月见草”之名，不知是不是它。每每忆及朦胧月色中的故园此花，它就是一只浮云中的月亮。亭午开放的午时花，在大太阳下面五色斑斓，热闹得几乎呐喊出声，也可爱，我特别惊奇于它那些银光闪闪的微型种子。灯盏花花叶粗糙，一副蠢相，但却最能引来艳丽的大凤蝶。“穿花蛱蝶款款飞”，大凤蝶那华贵的气派，翻飞无定的动作，真是难描难画。凤仙花也滥贱，沿墙开了一大片，妹妹们每天去摘来染指甲；我则喜欢那手雷一样的种子囊，一碰就爆，黑色的种子迸出很远。一触就垂头丧气的含羞草，当时我视为神物，以为接近动物了。

后来父亲着手“二期工程”，这些草花都被淘汰了，换成种种木本花树，整个园子和两个院子都铺成白石地面。这一来，园子对我们远没原先有趣了。园子对我们的诱惑力，全在杂和乱。好在园子花门前的厨房与杂物房之间的两块草坪上，一丛芭蕉长得比杂物间还高，我和妹妹在芭蕉下面开茶馆，搬来包着厚棕套的大茶壶卖茶。靠墙的一株大构皮树后来也砍了。构皮是抽陀螺的最佳鞭材，我常供应给同学们。构皮树叶则是母亲每年做面酱的必需品。用来包酱粿。还要分送亲友。构皮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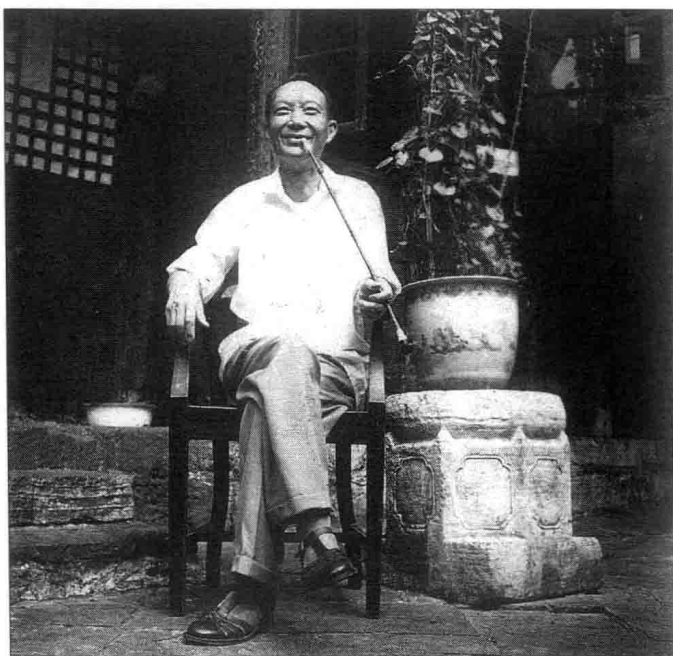
旁边的小杂物间，大姐学了“萤雪苦读”的课文，捉了几只萤火虫，包在最薄的纱人白纸里，带着我们到这间光线最暗的小屋的最暗角落做实验，结果是仿佛若有光，照不见字。有段时间，此屋成了借寓我家的张院长（国立兽医学校附属医院院长）的厨房。

堂叔海福从金城江带回一棵夹竹桃。当时认为名贵，还为其造了一只很高的花架，上有一个可卸可安的方尖顶盖。前院中央，则置了个大紫藤架，但紫藤一直未栽，现在还留下张海福叔带着我们坐在花架下的照片。后园栽了十株山茶花，是毛铁桥伯伯的车队从云南拉来送父亲的。靠后墙砌了个大牡丹台，正面台壁是志斋吴先生写的《适园记》刻石。但后来父亲转到省城做事，山茶和牡丹都没怎么繁荣过，不久还被借住的人移走了。大约一九五一年吧，叔祖母把几个大花台都种上南瓜，其甜赛蜜，人人称奇。父亲从东北参观回来听说，大笑道，我种牡丹山茶的肥土，种南瓜不甜才怪。还有两盆不知名的“怪花”，花朵就是三片叶子，合成宫灯形，但作胭脂色。据说是外国品种。多年后妹妹去云南回来，说这种花叫三角梅，在云南极普通。

父亲侍弄花草，都自己动手。有一年来了个四川花匠，父亲每天上班前下班后与他一道施肥浇水。四川花匠把墙角一大株冬青，扎成一只传统造型的大狮子，我看得兴奋，还带了同学来看。花匠住了大半年，没多少事可做，回乡去了。大狮子无人修剪，毛发蓬松，体态臃肿，渐渐不成模样，父亲就把它彻底解放了。

有一次，我忽然起意要在父亲的园子里开辟一个我自己的小园子。我选了最偏僻的一个墙转角，动手挖土，刨出来一个像小萝卜的块根。我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第一件作品，埋在浅土里，浇了水，每天放学就来观察动静。不几天，果然出芽了，一天一个样，很快长出两片团团的嫩绿叶子，很是肥厚。我带母亲来看，母亲说，好像是玉簪花。我觉得这花名很好，暗暗得意。但没有等到它开花，我就把这块园中之园忘了，放学还是只顾看自己的小说。

去年回乡，友人带着进入原先的父亲的园子，一别五十余年，见到一直没忘记的两件旧物：吴先生书丹的长条石刻；缸侧刻着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，适园居士书以自警”字样的鱼缸，字是父亲的手泽。此外还有些石花台、靠墙山石等等，依稀仿



· 父亲的第二个园子



· 适园今貌

佛，也是昔年老友。另有一只奇特的“癫石鱼缸”没有了。它外形是一座钟乳石山，峰峦俱备，围着一个很深的水池，池中有一道石壁，壁上一个洞，把水隔成一大一小两个相通的池子，鱼就在两池之间游来游去。九妹周岁前又白又胖，父亲一下班就抱着她在花园里转悠。一次举着她看金鱼，她一挣扎，掉进池子里，赶紧一把捞起来。听说这只鱼缸很早就被借住者共产到别处去了。

全家迁到省城后，住宅狭小，只有一个小院。爱花的父亲还是在两侧筑了石台，栽上两株夹竹桃。周身裹着灰尘，但还是每年灼灼地开。

父母谢世，房屋拆迁，大妹宿舍在顶楼，辟了个屋顶花圃，砍了一枝夹竹桃去栽上，居然也每年灼灼地开，可算父亲园子唯一的隔代子遗。

附记一：先父的园子名“适园”，他的挚友、习安名士吴晓耕先生撰文释其义，并在一块大石条上书丹，刻成后镶为牡丹台的外壁。全文如下：“心太平之谓适。身得安之谓适。避